

《回憶吾愛 MUST I CRY》

陳麗珠：記憶永不消散



●小小的劇場跨越了山與海。

去訪問的時候，記者迷路了。印象中，出了鑽石山的A2出口，穿過一大片空地，就可以看到被大有街分隔開的熱鬧街區，數個舞蹈空間和戲劇空間還有藝術家的studio就藏身在這片工廠大廈中。這天卻傻了眼，擋在A2出口前的，是陌生的商場……

穿梭又穿梭，最終來到熟悉的街口；摸上樓，在狹窄的過道盡頭開門，終於見到許久未見的陳麗珠。聊起這片街區的巨大變化，又從新蒲崗聊到尖沙咀，聊到大不一樣的啟德。「是啊，這邊真的變了很多啊。」她感嘆道。

回望《港島吾愛》

進劇場可謂是香港劇場獨特的存在，過往的演出，總擅長糅合形體、文本和視覺元素，在文字中攫取、生發出動人的意象。作為進劇場的靈魂人物，陳麗珠向來對文字有敏銳觸覺。她喜歡香港作家西西，《飛氈》裏的「肥土鎮」故事讓她讀得不亦樂乎。她說，喜歡西西細膩的觸覺，喜歡她講香港卻又不直寫香港，「很幽默抵死，她好cute。」

2023年，何福仁所編的「西西遺作」系列之《港島吾愛》出版，陳麗珠當然馬上去讀。「我住在港島，『港島吾愛』這個名字就好得意。去讀時才發現，原來那麼短，但看了以後我很感動。故事開頭很戲劇和感性，之後則寫和爸爸的關係。看完後，香港城市的轉變，那種超現實的感覺，還有非邏輯的敘述，都很觸動我。我當時想，這一定是西西過世前沒多久寫的，因為寫到城市的變化，尖沙咀啊太子行啊，卻沒想到是她1968年寫的！1968年的香港已經變得那麼快了嗎？」她笑起來，「原來香港，從來都是一個轉變得那麼快的城市。」

《港島吾愛》中，大部分寫的是對爸爸的記憶，是某種哀悼，「但她最後寫道好像是接受了那種遺

尋找詩意表達。



●《回憶吾愛》靈感來自西西的文学作品。

忘。我不明白，她這麼描寫一個人，最後的文字卻是可以接受遺忘，而我是那種捨不得扔東西的人來的。我很好奇那個結局。」陳麗珠說，她想要看看，如果透過創作去探索、去挖掘，是否可以從中發現些什麼，《回憶吾愛 MUST I CRY》的創作就從這裏開始。

白犀牛蘇丹的故事

演出的靈感來自於西西的文字，但也並不限於《港島吾愛》，西西筆下角兒與父親之間的情感與生活點滴，還有作為背景的城市變遷，都成為陳麗珠的劇作元素。靈感還來自一張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照片，世界上最後一隻北非白犀牛蘇丹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與牠的飼養員依偎在一起。「那麼大，那麼美，那麼古老的物種，卻因為人類想要謀取牠的角去做藥材而絕種，那是一種永不再回來的消失。」

在陳麗珠看來，演出是關於失去，關於遺忘，卻也是關於面對回憶。失去親人、失去物件、失去生命、失去關於城市的記憶，甚至失去一個物種，該如何面對這種恐懼，如何理解這樣的現實，而最終可以繼續走下去，正是《回憶吾愛 MUST I CRY》的創作起源。

雖然想要表達的內容觸及心靈，更有某種魔幻現實的場景，但從一開始，陳麗珠便篤定要保持一種簡約而克制的風格，這和她的劇場美學一脈相承。「一去到台上，如果見到太多東西，反而削弱了想像力。」她特別請來青年藝術家潘子懷合作，這個求學於英國，讀影



●《回憶吾愛》早前在2024年愛丁堡藝穗節獲得五星好評。

「我在這裏，在一個陌生的城市，尋找一個我已遺忘的人。」進劇場即將帶來資深導演、演員陳麗珠的最新獨角戲《回憶吾愛 MUST I CRY》，以詩意的劇場形式，帶觀眾踏上尋找記憶的旅程，亦回望城市的變遷。作品去年於愛丁堡藝穗節首演，斬獲五星好評；這次回到香港主場，「很期待觀眾的反應。」陳麗珠說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圖：張志偉攝 進劇場提供



●導演、演員陳麗珠藉演出打造一條穿越回憶的時光隧道。



▲《回憶吾愛》將詩歌與現場音樂、光影、錄像以及文本相融合。

觸動觀眾 在愛丁堡獲五星評價

《回憶吾愛 MUST I CRY》去年在愛丁堡藝穗節上演，獲得五星好評，《North West End UK 英國北西區報》評論道：「那些詩詞在舞台上變得生動而繁盛——每一個細節都被精心雕琢，成為動態的詩篇。」

陳麗珠說，在愛丁堡演出是極佳的挑戰。因為場地演出排得密密匝匝，每個演出間只有15分鐘的轉景時間，「所以作品要保持在非常精簡的狀態，我很喜歡，因為等於要大刀闊斧地，只保留最精華的部分。而對於演員和團隊的刺激則是要真的迅速聚焦。而且觀眾來自四面八方，大部分都不認識你，於是他們的評論就非常中立。」

她回憶道，愛丁堡的觀眾對作品很有共鳴，大部分反饋說讓自己想起了爸爸，又或是想起了自己的城市。有觀眾就對陳麗珠說，自己沒有去過香港，但卻看得很投入，因為演出如此個人和真實，連結了他自己的個人經驗。

「有一晚，有一家人來看演出。這個家中的爸爸媽媽曾經在香港工作了30多年，退休後到愛丁堡定居。那晚結束後，他們久久沒有起身離場，並且告訴我們他們很感動，因為我們裏面講的，那間戲院不在了，或者是曾經和爸爸過海搭渡海小輪呀，這些記憶他們都知道。」還有一晚，一對從北京到愛丁堡求學的年輕人來看演出，「說他們好喜歡西西，並且已經看了《港島吾愛》，也喜歡作品這樣轉化。」陳麗珠說，「不同地方的中國人來看這個演出，在愛丁堡相見。」很神奇的感覺。

陳麗珠說，一個演出的不斷發展與成熟需要不停演，不停面對不同觀眾，而在場地匱乏的香港，這簡直是奢侈的願望。「這對演員的成長來說是很大的弊端。所以一定要出去，要去不同城市，演出才能豐富，演員才能磨煉。舞者可以上舞蹈課，但演員是一定要與觀眾在一起的。聽觀眾的心跳，感受他們的聆聽，演員要怎麼做一個導體，真的是要在現場演出中全面打開『雷達』才能練到。」

她期待作品回到香港，對於裏面的腸粉與咖喱魚蛋無限熟悉的觀眾，會不會更加受到觸動？「但也有可能觀眾會覺得：唉，我早知道啦。」陳麗珠笑道。到底會怎樣，仍要等到演出現場，真正踏上旅程的那一刻，才見分曉。



●導演、演員陳麗珠(右)與觀眾交流。

在非線性的空間中跳躍

《回憶吾愛 MUST I CRY》如同進劇場以往很多作品那樣，以編作劇場(Devising Play)的方式進行創作，過程如同無數的小溪逐漸匯聚成河流，而這河流，在每一次排練中不停轉向。「Devising就是很難，但是那種興奮、那種學習的過程，非常豐富。」陳麗珠說，劇本以對話為主，編作的過程則如同一種敘事的編織，「什麼時候是對話，什麼時候是獨白，什麼時候動作做了就不用再講？有時燈光講了我就不用再說，或者有時講不了就交給音樂吧，又或者交給靜物來訴說。這些流動和穿插令我著迷。有時候劇場需要那種靜止，靜止並不是不動。《清明上河圖》是否需要做動畫呢？其實畫家已經做了，它本身就是活的。」

而在她看來，將不同碎片編排次序的過程，便是作品嘗試觸及觀眾並吸引他們共同踏上旅程的過程。「演員如同領航員，我如何進入那個經歷，並讓其他人也進入他們的經歷，正是我的工作。哪種次序最能觸動人，完了之後觀眾可以放下一些東西，這是我覺得重要的。就像我老師所說，劇場就好像是幫人沖了個涼，然後再繼續走下去。」

《回憶吾愛 MUST I CRY》

日期：1月17日、18日 晚上8時，
1月18日、19日 下午4時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自由舞2024 Florentina Holzinger《TANZ》的芭蕾魔女們

●文：梁偉詩

古典芭蕾舞對很多人來說，可能是不斷重複的傳統表演劇目，像《天鵝湖》與《胡桃夾子》；對我來說，卻是一番根深蒂固的美感教育。四歲到六歲的我，曾在香港藝術中心學習芭蕾舞。從芭蕾舞基本功認識身體，練習肢體動作，延伸審美。當時階段考試是跳一段「錢羅舞」，學習踏著腳尖，與物件一起「說」一段小故事。因此，當看到奧地利編舞家Florentina Holzinger《TANZ》，事先張揚要以當代視野重訪古典芭蕾舞經典，還要結合特技、肉體恐怖及血色幽默等元素，審視女性身體由古至今在芭蕾舞世界的美學規範，馬上覺得十分有趣。

《TANZ》如何優雅到血腥，得在現場看個究竟。「自由舞2024」系列的閉幕演出《TANZ》，開端原是非常非常標準的芭蕾舞初階課堂內容展示。老師教導女孩們伸展身體，做出各種芭蕾舞訓練中最基礎的肢體動作。看似熟悉的訓練流程和調子，怎麼有點怪怪的——原來芭蕾舞課堂的師生都是赤裸狀態。霎時間，多種疑惑在腦中飄過，衣服除了物理上的蔽體和保暖，還有審美功能。當芭蕾舞沒了舞衣，那還美不美呢？更雷人的是，舞台還有livefeed投影，舞者的胴體纖毫畢現。《TANZ》繼續發展下去，原來這一切只是挑戰觀賞習慣和審美價值的開始。

《TANZ》緊接着的部分叫做：如何變得輕。

用香港藝術學院前院長茹國烈的說法，就是「舞者用各種方法離開地面，在舞台的空中騎着電單車，或者勾住自己的身體，或者夾着掃把，她們不只離地飛升，更是奔放自由地舞蹈。」的確如此，芭蕾另一個審美核心是輕盈的身體。不論是踏起腳尖走路、表達情緒的轉圈和空中一字馬，技術上都是圍繞身輕如燕的美而展開的。這部分《TANZ》奏出了Filippo Taglioni《仙凡之戀》的變奏，努力表演在空中飛舞、扮巫婆坐上掃帚飛天、在台上蹲坐抽煙——這些都很不芭蕾、不仙女，很魔女、很顛覆。

然後舞者開始玩「空中飛人」。舞者把長髮盤成繩索般的套子，吊威地往上升，再馬戲般旋轉。再有舞者爬上懸吊着的電單車，模仿電影中的空中騎



●Florentina Holzinger《TANZ》(2022) 攝影：吉見峻 圖片：Kyoto Experiment.

電單車。中後段一位舞者背部皮膚被金屬鉤子刺穿，藉着它吊起整個略胖的女性身體，「輕盈」飛升。《TANZ》的想像力無遠弗屆，末段更上演黑色森林童話，舞台變成女巫和狼共舞的森林，最後女巫生下了一隻老鼠。我們都在livefeed看到充滿葡萄酒顏色液體的分娩過程，終於為《TANZ》對傳統芭蕾舞的審美挑戰，達到狂歡的極致。

作為一名曾經的古典芭蕾舞初學者，自然能理解Florentina Holzinger針對不同「身體規訓實踐研究」系列的最終章《TANZ》，創作核心就是極力逆反古典芭蕾舞以來的一切元素，包括古典芭蕾舞課老師如何指導女學員、如何訓練身體塑造仙女飛躍輕盈的動作、程式化傳統芭蕾舞劇的審美趣味等，甚至以醜為美。《TANZ》以肉體恐怖、血色幽默的手法、殘酷的意象、大膽的身體藝術來叩問

美、女性及好品味的定義，反正舞台上就是滿坑滿谷的粗魯和醜怪。究竟是挑戰成功還是過分奇觀化的喧嘩吵鬧，對於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，固然言人殊；然而，歐陸表演藝術界似乎十分受落。Florentina Holzinger《TANZ》曾獲德國權威劇場雜誌《今日劇場》評為「年度最佳表演」，在「奧地利Nestroy戲劇獎」也獲頒最佳導演。它更是「柏林戲劇節2020」的十大劇目之一，且看「柏林戲劇節」的推薦語——

「Florentina Holzinger的《TANZ》是對承傳了幾百世紀的古典芭蕾的回應。在古典芭蕾中，舞者和編舞者都借鑒了Filippo Taglioni創作的《仙凡之戀》。但是在Florentina Holzinger的版本中，仙女們不會穿着尖頭的鞋子在地面上滑行，而是赤裸裸地騎着電單車環繞舞台，或騎着掃帚在空中飛舞，甚至在台上抽煙！」《TANZ》將浪漫芭蕾舞劇(例如《天鵝湖》或《吉賽爾》)中的景象插入到了以《Suspiria》為基礎的情節中。自2011年與Vincent Riebeck共同創作《Kein Applaus für Scheiße》以來，Florentina Holzinger便因使用毛骨悚然的身體動作而聞名。她的表演帶有維也納行動主義的精神，但除此之外，它們具有顛覆性的舞台形式，如雜耍、特技、武術，這些形式將人體視為一項奇觀，以及展示力量的工具。」